

我所生活的德国小城有很多文化遗迹,无论游览哪个地方你都要留意每一块石头、每一个雕塑,还有建筑物上的一块牌子和字迹。要是不留意,说不定当你匆匆走过的时候就会错过认识一个人,或是欣赏一处风景的机会。

前些天,我就在经常路过的一个露天啤酒酒店,忽略了一处重要的景点。这个叫做 Bier Garten 的啤酒酒店在我住处不远的街口,走过去也就是十几米的样子。这里经常聚集着很多游客,不仅有德国人,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在这里喝酒,吃特色烤肠。还有很多人来这里照相,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们会在这里拍好多照片。有时候,这一批游人刚走,导游就带着另一些人来了。我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这个啤酒酒店情有独钟,我只是想,也许这里酿



金石千秋篆刻 徐畅

博客丛林

黑格尔就在我身旁

张海迪

的啤酒风味独特。Bier Garten 附近只有几幢楼房,就像这个小城的大多数楼房一样,是那种古典的建筑式样。在老城区,有很多这样古旧的楼房,外面的墙壁刷着各种颜色的涂料,淡蓝的、米黄的、浅绿的、粉红的……在蓝天绿树的映衬下,一幢幢楼房别有一种情调——欧洲的情调。

那天傍晚,我和朋友坐在那里聊天,我请朋友给我拍了几张照片。我只是想拍下啤酒酒店的景致。Bamberg 像德国许多地方一样,到处都是啤酒酒店,所谓啤酒酒店只是在街上摆几张桌子几把椅子。但是这种小小的啤酒酒店从来都不缺少客人,傍晚的时候甚至还会有人找不到座位。

后来,我在计算机上看照片,我只注意到 Bier Garten 旁边的一座现代雕塑,却没有留意我身后的建筑物。一天,一位当地朋友陪我出门,经过 Bier Garten 对面的楼房时,他说,海迪,你知道吗?黑格尔就曾经住在这座楼上,

这里有记载。我很惊奇,抬头看看,发现在楼的拐角处写着 1807~1808 年,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曾经在这里居住,也就是说 1807 年,黑格尔在这里居住的时候,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精神现象学》。这时我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来这里照相的原因,原来黑格尔就在我身旁!

黑格尔是一个曾经离我多么遥远的人啊!我是少女时代知道黑格尔的。那时候的青年充满学习和认知的热情,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去找书,我们读自己能读懂的书,也读似懂非懂的书,还读那些自己根本读不懂的书。有一次一位知识青年借给我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在农村的小土屋里,他的破桌子上除了一盏自己做的煤油灯,再就是一本黑格尔的书了。因为他有黑格尔的书,我就对他多了几分敬意。我喜欢听他滔滔不绝地谈哲学,那种深奥的句子就让我着迷。他对我说,19

世纪之后,所有伟大的哲学思想都源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中诞生的。所以你一定要读黑格尔的书,只有读了他的书,你才能找到生活中的希望。他还说,《小逻辑》是世界上最难懂的,也是我们最需要读的。他告诉我,《小逻辑》共有两册,等你读完第一本,我再借给你第二本。夜晚,我翻开《小逻辑》,在小油灯下读哲学,我觉得很神圣。可是,一连读了很多天,我却觉得越来越沮丧——因为我什么也没读懂,什么希望也没找到。

青年时代,我重新翻开黑格尔的著作,那是我自己买的《小逻辑》。虽然阅读还是很困难,但是我坚持了好几年。后来,在我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那种阅读还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自从知道了黑格尔的故居,每次走到那幢楼房前,我都会看看那扇窗子,黑格尔就在这个窗前的桌旁,握着一管鹅毛笔不停地思考和写作啊。恍惚间我看见黑格尔从窗口探出头来,他表情严肃,声音厚重,他在问我:Woher kommt du? (你从哪里来?)

中国,我从中国来。说这话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到了,黑格尔就在我身旁……

随笔

人生不可占有

周国平

1 人生是占有不了的。毋宁说,它是侥幸落到我们手上的一件暂时的礼物,我们迟早要把它交还。我们宁愿怀着从容闲适的心情玩味它,而不要让过分急切的追求和得失之患支配了我们,使我们不再具有玩味的心情。在人生中还有比成功和幸福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凌驾于一切成败祸福之上的豁达胸怀。在终极的意义上,人世间的成功和失败,幸福和灾难,都只是过眼烟云,彼此并无实质的区别。当我们这样想时,我们和我们的身外遭遇保持了一个距离,反而和我们的真实人生贴得更紧了,这真实人生就是一种既包容又超越身外遭遇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体验。

2 一切外在的欠缺或损失,包括名誉、地位、财产等等,只要不影响基本生存,实质上都不应该带来痛苦。如果痛苦,只是因为你在乎,愈在乎就愈痛苦。只要不在乎,就一根毫毛也伤不了。

3 守财奴的快乐并非来自财产的使用价值,而是来自所有权。所有权带来的心理满足远远超过所有物本身提供的生理满足。一件一心盼望获得的东西,未必要真到手,哪怕它被放到月球上,只要宣布它属于我了,就会产生一种愚蠢的快乐。

4 耶稣说:“富人要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对耶稣

所说的富人,不妨作广义的解释,凡是把自己所占有的世俗的价值,包括权力、财产、名声等等,看得比精神的价值更宝贵,不肯舍弃的人,都可以包括在内。如果心地不明,我们在尘世所获得的一切就都会成为负担,把我们变成沉重的骆驼,而把通往天国的路堵塞成针眼。

5 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个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个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

6 我们把女人关在屋子里,便以为占有了她的美。我们把事物据为己有,便以为占有了它的意义。可是,意义是不可占有的,一旦你试图占有,它就不在了。无论我们和一个女人多么亲近,她的美始终在我们之外。不是在占有中,而是在男人的欣赏和倾倒中,女人的美才有了意义。我想起海涅,他终生没有娶到一个美女,但他把许多女人的美变成了他的诗,因而也变成了他和人类的财富。



漓江之韵摄影

何君

CCTV 传播健康知识的《中华医药》一直是受观众关注的栏目,由于具有很强的传统文化色彩和现实社会意义。如今,将栏目的内容用文字表达出来付梓出版,达到了传播的理想境地。

新书架

《保健有方》

孙永强

我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人患上各种疾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痛苦,也给社会带来沉重负担。用传统的中医治病,有着出神入化的效果。如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一种较难治愈的

脾胃内伤的疾病,中医采取甘平养胃的方法,健脾、调气活血、清热,达到理疗目的。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刘渡舟说:“中医讲气,气是生命之源,人没有气还行吗?人是一口气,气在于流通,在于活动,气不能郁结。”精辟的论断,详尽的案例,为读者解决保健难题。

本书以严谨负责的态度向观众传播权威的健康信息,把专业的医学知识深入浅出地介绍给读者,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中医中药的神奇魅力。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

文苑摘英

咏柳诗及柳诗之争

夏吟

历代文人墨客,以柳为题歌咏不绝,留下了许多富有诗情画意的佳作。特别是唐代以后,咏柳之作盛极一时,赋诗技法新颖巧妙,采取对仗和即景手法者很多。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等等,咏柳诗词名篇迭出。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云:“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把春风吹拂下的柳芽描写得栩栩如生。白居易在《杨柳枝》中云:“依依袅袅复青青,勾引春风无限情。白雪繁空扑地,绿丝条拂不胜莺。”把柳树婀娜多姿、柔美诱人的形象描绘得真切动人。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东栏梨花》中写道:“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诗人即景生情,描绘出洁白的柳絮犹如万点雪花飞舞,构成一幅春城无处不飞花的绚丽画卷。

然而,由于诗人所处的角度不同,对同一事物也会乐者褒之,恶者贬之。对柳树的看法同样也有不同,而争执的双方又各自言之成理。在诸多咏柳诗中,一般认为唐代贺知章的“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咏柳》写的是比较好的。全诗无一柳字,却把柳的形象跃然纸上,把柳的柔美描写得十分真切得体,春柳俨然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此诗也成为千古绝唱。但是,在他后 300 年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却大唱反调:“乱条犹未复初黄,倚得东风势更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曾巩不颂柳,不赞柳,却把柳絮漫天飞舞蒙蔽日月,描绘成一个得意猖狂的丑陋形象。这一点与杜甫的“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的看法是很相似的,将柳比喻成随波逐流的小人。



晓段供稿

郑邑旧事

郑州八怪之一——推车送水卖

李济通

新中国成立前郑州没有自来水,居民吃的是井水。当时城区水并不少,但有甜水和苦水(因含碱量大而水质苦涩)之分。且苦水多,甜水少,所以吃水相当困难。如何取水、存水,成了家家户户的难题。

那时,郑州有名的水井,主要有书院街和塔弯(时称“神井”)两口。这两口井,出水量大,终日不竭,加之水质甘甜、洁净,是老城区居民的主要水源。正因如此,这两个地方自晨至夜,人担、车拉的汲水者络绎不绝。但由于路途较远,家无劳力等原因,仍有不少人家吃水相当困难,有时到了“井水贵如油”的地步。所以送水、卖水几乎成一种行业。当年,除少数牲口拉的大车外,卖水者多配有一种特制的独轮送水车。这种车和一般独轮车区别是于车体两侧,各置有一个扁圆形的大木桶,上

有注水口,下有出水口。可注水十多担。送水按担收费,一月一清。新中国成立初期每担价格在 200-500 元旧币(相当于现在的 2-5 分钱)。不少无业青年,以此为生。也有城区农业户,农忙时务农,农闲时推车卖水,贴补家用的。送水人很辛苦,每天黎明即起。这时水位高,汲水省力,人也少。而此时不少人家生火做饭,也喜欢用新水。夏季,送水人常常是汗流浹背,加之用水量最大,是他们最忙碌的季节;冬日天寒地冻,井口附近凝霜结冰,路滑难行,汲水困难,且容易酿成事故,对卖水人来说,堪称险关。但为了生活,也只能如此。只是这个曾经红火一时的行业,在 1954 年我市自来水开始普及后,逐渐被社会淘汰,时至今日,很难再见到那终年辛勤劳顿推车卖水汉的踪迹了。

皇上怒道:“什么反诗?骂了你就反诗了?你不听朕的招呼,大肆铺张,张乡甫骂你的时候把朕也连带着骂了!”

索额图上前奏道:“启奏皇上,臣以为应把张乡甫拿下问罪。”

皇上问道:“张乡甫何罪之有?他说的实话!”皇上敲着几案,“朕这有几个参人的密奏,本想回京再读。这会朕已忍无可忍,索性摊开了。参人的,被参的,都在这儿,你们谁先来呀?”

52 大臣们都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这时,高士奇突然上前,跪下奏道:“启奏皇上,臣参索额图!”

索额图顿时目瞪口呆,脸色铁青,怒骂道:“高士奇你这个狗奴才!”

皇上拍案骂道:“索额图,休得放肆!高士奇你参他什么,当着大伙儿的面说出来!”

高士奇道:“索额图调唆太子结交外官,每到一地,都事先派人送密信给督抚,如此如此嘱咐再三。阿山其信都是按太子意思接写的!”

胤初立马骂了起来:“高士奇,你这老贼!”

胤初拍了下来,奏道:“皇阿玛,高士奇凭什么说儿臣写密信给督抚?”

高士奇正在语塞,徐乾学上前跪下:“启奏皇上,臣奉旨给阿山写的密信送到杭州的时候,太子给阿山的密信也同时送到了。臣已拿获信差,这里有信差口供,正要密呈皇上。”

张善德接过口供,递给皇上。皇上匆匆看了口供,抬头问太子道:“胤初,朕且问你,你从实说。如果抵赖,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到时候你别后悔。”

胤初低头道:“皇阿玛问便是了,儿臣从实说。”

胤初道:“你是否给阿山写过密信?”

胤初道:“写过,但儿臣只是嘱咐阿山好生接驾,不得出半点儿纰漏。”

胤初指着太子,骂道:“胤初你真是大胆!你若不是别有用心,为什么要写密信给督抚?他们是朝廷命官,只需按朕的旨意办事即可,用得着写密信吗?什么好生接驾!你说得再轻描淡写,督抚们也会琢磨出你的深意来!”

高士奇知道终究不能冒犯太子,又道:“启奏皇上,太子所为,都是听信了索额图的调唆。”

索额图哭喊起来:“皇上,高士奇是存心陷害老臣呀!”

皇上瞪了眼索额图,道:“索额图,没人冤枉你。朕忍你多时了,只想看你有没有悔改之意。前年太子在德州生病,朕派你去侍侍。你骑马直到太子中门才下马,单凭这条,就是死罪!太子交给内臣外官,朕早有察觉,都是你调唆的!”

索额图只是哭泣,道:“臣冤枉呀!”

皇上道:“索额图闭嘴!朕现在还不把你们怎么样,明儿朕要检阅水师,朕非要扮扮笑脸,你们也得给朕扮笑脸!要死要活,回京再说!”

索额图指了把眼泪,道:“臣参高士奇!”

皇上听了,顿觉奇怪,竟冷笑起来,道:“朕还没接到你的折子呢,你参高士奇什么呀?”

索额图道:“高士奇事君几十年,一直都在欺蒙皇上。当年他进呈皇上的五代村图《匡庐图》原是假的,只花二两银子买的,真迹他花了 2000 两银子,自己藏在家里。这事陈廷敬可以作证!”

陈廷敬万万没有想到索额图居然知道这桩陈年旧事,一时不知如何说话。皇上已惊得脸色发青,正望着他。陈廷敬忙上前跪下,道:“高士奇进呈假古董,臣的确有所察觉。但臣又想高士奇是玩古行家,臣只是一知半解,也怕自己弄错了,倒冤枉了他,便一直把这事放在心里。臣反过来说,不过就是些假字画假瓷瓶,误不了国也误不了君,何必为此伤了君臣和气,就由他去了。臣未能及时禀奏皇上,请治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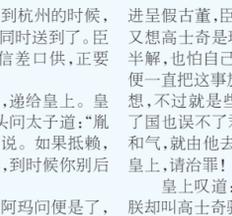
皇上叹道:“陈廷敬到底忠厚,可朕却叫高士奇骗了几十年!”

索额图又道:“这回阿山在杭州收得古玩珍宝若干,真假难辨,都叫高士奇一一甄别。今日进诗的那个张乡甫,说他家有幅祖传的米芾真迹《春山瑞松图》,被余杭县衙强要了来。臣早知高士奇一贯仗义,去看了贡单,里头果然没有这幅米芾真迹,说不定这回又把假古董全都献给皇上了。”

皇上冷笑几声,道:“难怪张乡甫诗里说,何人却上糞米芾,也博君王玩一回。朕本以为是诗里并无实指,原来还真有这么回事儿。高士奇,高家,忠孝仁义呀!”

大清相国

王跃文 著



胤初道:“胤初你真是大胆!你若不是别有用心,为什么要写密信给督抚?他们是朝廷命官,只需按朕的旨意办事即可,用得着写密信吗?什么好生接驾!你说得再轻描淡写,督抚们也会琢磨出你的深意来!”

高士奇知道终究不能冒犯太子,

胤初拍了下来,奏道:“皇阿玛,高士奇凭什么说儿臣写密信给督抚?”

高士奇正在语塞,徐乾学上前跪下:“启奏皇上,臣奉旨给阿山写的密信送到杭州的时候,太子给阿山的密信也同时送到了。臣已拿获信差,这里有信差口供,正要密呈皇上。”

张善德接过口供,递给皇上。皇上匆匆看了口供,抬头问太子道:“胤初,朕且问你,你从实说。如果抵赖,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到时候你别后悔。”

胤初低头道:“皇阿玛问便是了,儿臣从实说。”

胤初道:“你是否给阿山写过密信?”

胤初道:“写过,但儿臣只是嘱咐阿山好生接驾,不得出半点儿纰漏。”

胤初指着太子,骂道:“胤初你真是大胆!你若不是别有用心,为什么要写密信给督抚?他们是朝廷命官,只需按朕的旨意办事即可,用得着写密信吗?什么好生接驾!你说得再轻描淡写,督抚们也会琢磨出你的深意来!”

高士奇知道终究不能冒犯太子,

胤初拍了下来,奏道:“皇阿玛,高士奇凭什么说儿臣写密信给督抚?”

高士奇正在语塞,徐乾学上前跪下:“启奏皇上,臣奉旨给阿山写的密信送到杭州的时候,太子给阿山的密信也同时送到了。臣已拿获信差,这里有信差口供,正要密呈皇上。”

张善德接过口供,递给皇上。皇上匆匆看了口供,抬头问太子道:“胤初,朕且问你,你从实说。如果抵赖,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到时候你别后悔。”

胤初低头道:“皇阿玛问便是了,儿臣从实说。”

胤初道:“你是否给阿山写过密信?”

胤初道:“写过,但儿臣只是嘱咐阿山好生接驾,不得出半点儿纰漏。”